

捉小雞

(戰士作品)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717.1

868

存

書號：230

捉 小 雞

河北人民出版社選編 孟 寅 插圖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保定市西大街一一八號)

新 華 書 店 河 北 分 店 發 行

(保 定 市 北 關 外)

河 北 人 民 印 刷 廠 印 刷

(保定市南關史莊街四七號)

1954年5月初版5,500冊

定 價 一 千 七 百 元

目 錄

血淚流在「古城窪」	一
地主騎馬	六
「小八路軍」	二
三粒子彈	一七
一槍沒響拿下了偽警察局	三三
捉「小鷄」	三〇

血淚流在「古城窪」

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衛生員 張孟良

靜海縣附近，周圍百十里地，差不多的人都知道「古城窪」裡掩埋着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的屍首。血案發生到現在已經八年了。前年我伯父到部隊上來看我，還提起了「古城窪」的事。他傷心地抓住了我的手說：「孩子，你要是不好好幹呀，就想想『古城窪』裡死的人！」當時我聽見「古城窪」三個字，就像用刀子剗我的心一樣難受，剗的一下，眼淚就流了出來。

1
那是一九四四年——就是日本鬼子投降的前一年，我那年才十五歲。二月裡的天氣，早晨起來還很凍手。「古城窪」裡的大水，剛退消了一半。站在河堤上，向西看：還有一片片的水窪，上面凍結了一層薄冰和一眼望不見邊的「地梨草」；再有就是搭

在較乾的旱地上的高矮不齊的窩鋪。連點煙火也看不見。這裡不是村子，也不是店，住在這裡的都是從四面八方逃荒來的難民。

吃飯就依靠着這片「地梨草」。天還不亮，借着天上的星光，餓着肚子，我就下地刨「地梨」去了。割掉了二尺多高的「地梨草」，地凍得像石頭一樣硬，用鎬鏟半天，才把上層的凍泥鏟開。刨個小坑，我蹲在坑裡，左手拿着個小籃子，右手拿着個「小剗拉」（註），一下一下地刨。好似找金豆子那樣難，半天才刨到一個「地梨」。——看見它就笑，看不見就哭。太陽出來了，化了凍，腳底下是半泥半水，屁股坐在爛泥漿裡，刨一下一個泥蛋，弄得渾身都是泥，像個沒上色的「土地爺」。這樣，披星戴月地死幹，一天才刨二斤「地梨」，拿回家去還捨不得吃，洗乾淨了，拿到城裡換點豆餅，一家人好對付着吃個飽。人吃不上人飯，大街上賣的是豆餅、花生餅、山芋乾或是一毛錢一斤的「雜草」。二斤「地梨」只能換五斤豆餅或換十斤「雜草」，一

家五口吃個半飽。全家人因為吃「雜草」中毒腫了臉；因為喝窪裡的水鬧肚子，沒錢請醫生看病，五口人就死了四口。我倒沒死，活受罪，穿著件開了花的破棉襖露著肉，連縫補的針線都沒有；成天看不見米、看不見麵，吃的是「雜草」，睡的是窩鋪，地裡生、地裡長，像個野人。白天在地裡只聽見嘩嘩的刨土聲；到了夜晚，躺在冰冷的窩鋪裡，鋪地蓋天凍得睡不着時，只聽到小孩子們餓的哭叫聲、病人的呻吟聲、老年人的嘆息，聽不見雞叫和狗咬。

火上澆油，一刀跟著一槍。四月裡，在華北一帶鬼子統治的地區裡，實行了慘無人道的「五次強化治安運動」：收五金，徵兵，搶糧食，查戶口，要「身份證」，十家用一把切菜刀。這樣住在「古城窪」的難民們，就更拖進了苦海，所有的鍋都被搶走了，煮「雜草」用半拉破臉盆。

我姐夫被鬼子抓去，送到關外當了「華工」。姐姐成天哭著

要上吊，小外甥女——大香，哭喊着叫我給她找爹去。當時我心中像刀攪一樣難過，但又有什麼辦法！乾着急，刨的「地犁」沒等拿到街上去賣就被搶走了。我兩天沒吃飯，腰緊得剩一匝。半夜裡「黃狗」（偽皇協軍）、「黑驢」（特務）鬧得睡不好安生覺；鬼子、特務查戶口，沒有「身份證」的人就很難過關。我把「身份證」丟了，他們說：「你是八路！」皮鞭沾鹽水，打得身上青一塊紫一塊。「古城窪」像地獄一般。我的眼淚嚥在肚裡，仇恨記在心裡。

「古城窪」裡的地，沒有窮人的一塊；二十多頃地都是地主王好善的。因為刨「地犁」把地翻得都是坑，王好善的狗腿子——小王三下地看見了，回去就告訴了王好善。第二天，地主王好善帶了一羣「打手」拿着花槍到地裡一看，眼都氣紅了，好像瘋狗，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便打，逼着人們給他平地。可是不管他怎樣打，怎樣狠狠地罵，就是沒人給他平地。他追到東邊東

邊跑，追到西邊西邊跑；等他追別人，我們照常創，創得更快更歡！

我們是勝利了，也把地主王好善氣壞了。

可是王好善不服氣，他回到城裡，花了五百塊錢鬼子票，買動了駐在靜海縣城裡的鬼子頭三井。到了半夜，特務、漢奸就把「古城窪」裡的窩鋪圍起來了。鬼子頭三井下了一個命令，說「古城窪」窩鋪是「匪區」，又是「疫區」，要用火連人帶窩鋪一齊燒淨。當我們發覺人馬亂嘈嘈地圍住了窩鋪的時候，馬上亂騰起來，哭的哭，叫的叫，哭叫聲震動了天地。這時窩鋪四周已被乾柴圍起，用汽油點着了火，人像熱鍋蓋上的螞蟥，亂撞頭。擺在我們眼前的就只有一條路：衝出去！大伙一齊喊着：「向外衝！寧叫槍打死也不叫火燒死！」於是老頭在前面，婦女在後頭，年輕小伙子抱着孩子在中間，像潮水似地朝着圍火湧了過去。敵人一看人向外跑了，便把機關槍對準了向外逃命的人們。

「叭叭叭……」亂叫起來。哭叫聲、怒罵聲、槍聲，連成一片。跑出來的只有三十多個年輕的小伙子，我便是其中的一個。其餘的——老的、小的，都死在火裡和鬼子的槍彈、刺刀下。這裡多少人被燒死？多少人死在敵人的子彈下？多少個孩子沒有了母親？多少個孤兒沒有了家？這是民族的仇恨！這是階級的仇恨！我們的血淚流入了「古城窪」，我永遠忘不了這仇恨！

註：專用來挖地梨的工具。

（新觀察——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）

地主騎馬

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戰士高凱

一九四七年的一个早晨，地主唐俊成叫我給他備馬，因為我慢了一點，他把眼睛一瞪說：「你這個窮小子幹什麼去了？」跟着嘴裡嘖哩咕嚕地罵着。我忍氣吞聲，左手拉住馬韁，右手拉

馬鎧，扶他上馬。這狗日的胖得像肥豬一樣，足有二三百斤重。我因爲心裡着慌，備馬的時候沒有把馬肚帶捆緊，他猛的一上，就撲通一下，像死狗似的摔在地上了。這一下子可把他氣壞了，他爬起來，用手裡的馬鞭，狠狠地打了我一頓，把我打得渾身流血，疼得站都站不住，只好坐在大門邊哭。地主又另外叫了一個

人把馬拉著騎走了。

我正哭得傷心，忽然來了一羣給地主担糞的。他們問我：「高凱，你怎麼啦？」我從頭到尾，把剛才的事情說了一遍。天下窮人一條心，大家聽了都同情我，痛恨地主。有人說：「我看這

個年頭，咱們窮人活不下去了。」有人說：「地主的心，比煤炭還要黑。」一位年老的叔叔看見我身上的血，忿怒地說：「高凱，你別哭了。我們給你想法報仇！」我說：「叔叔，你恐怕糊塗了吧？地主有錢有勢，咱敢惹他，不要命啦！」他回答我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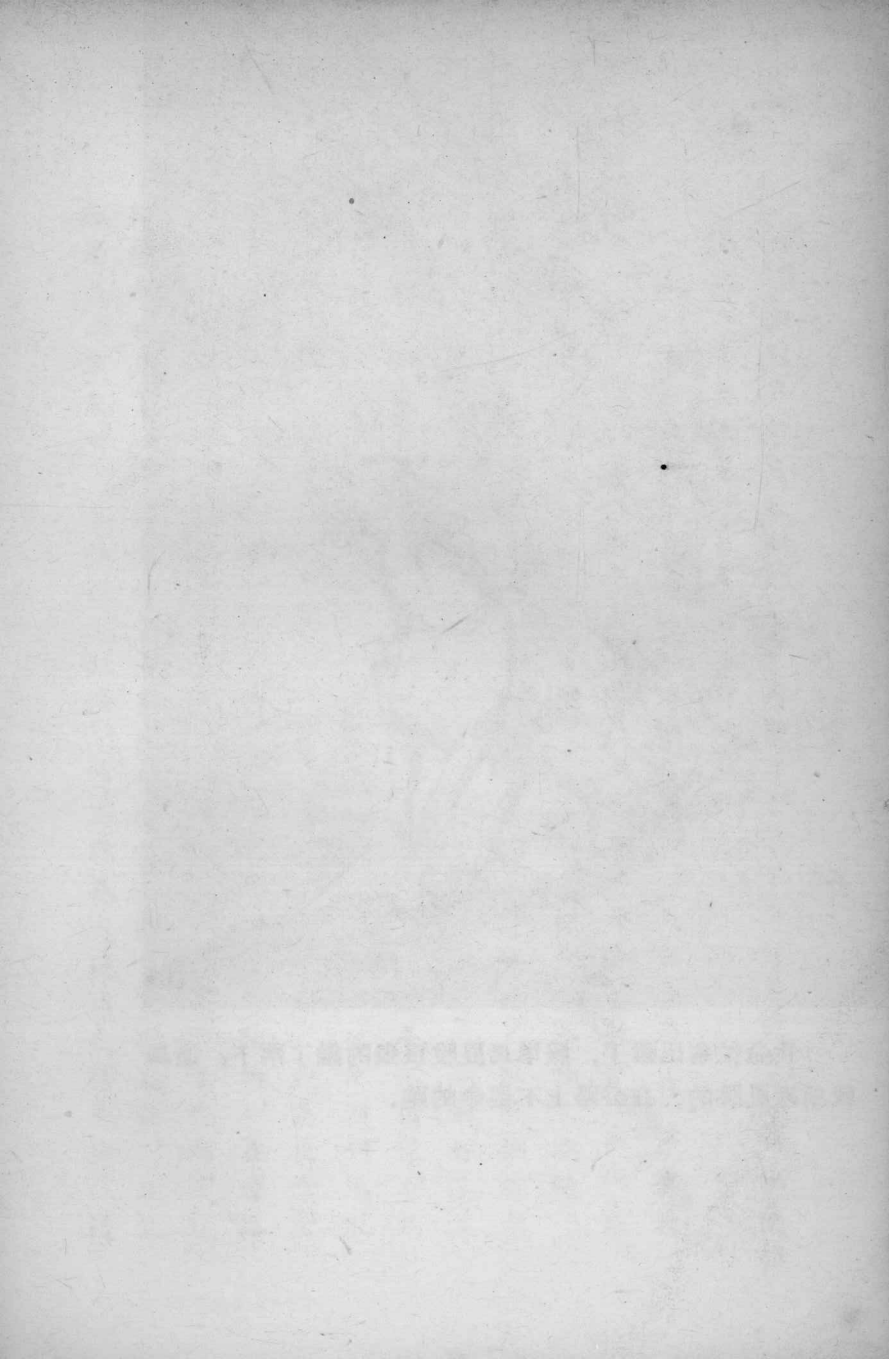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倒不糊塗，是你還沒有想明白！」於是我們就商量了一個妙

計，弄點苦給地主嚐嚐。還要叫他「啞巴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」。

第三天早上，地主又要出門收租子，叫我備馬。我暗地裡說，今天你要倒霉了。我剛走進馬棚門口，那匹又高又大的紅馬，一蹶就跳起來了。我對馬說：「紅馬兒呀！現在你不要蹶，再等一會兒你加油蹶吧。」我把馬拉出來，故意把馬肚帶捆得鬆鬆的。一會兒，地主從屋裡走出來，氣沖沖地問我：「捆好了沒有？」我很快的回答說：「捆好了，騎吧！」地主毫不猶豫，馬上躍身上馬，可是腳一踏鐙，馬鞍子便轉了下來，把他溜到馬肚子底下了；馬鐙套着他的左腳，他怎麼也掙脫不開。我急忙拿出錐子，照準馬屁股狠狠地錐了兩下，這馬就胡蹬亂跳的，在公路上不要命的跑。地主的身子在馬肚子底下，好像馬崽子吃奶。這時候忽然來了一羣担糞的，大家忙把挑子一放，拿起扁担，故意跟着馬屁股亂叫：「拉住，拉住！」馬聽見人追喊跑得更快。這



我急忙拿出錐子，照準馬屁股狠狠的錐了兩下，這馬就胡蹬亂跳的，在公路上不要命的跑。



一下，把地主拖了四五里地遠，他的頭碰得像芋頭似的。後來馬跑得沒勁了，才停住，大家把地主解下來，他的右腳有一半沒有肉了。他坐在地上抱着腿直叫喚。夥計們高興的在心裡直笑。大家說：「高凱年紀太小，怎能拉得住這麼大的一匹馬；今後騎馬可要注意，你看多危險呀！」地主哭喪着說：「別提啦，請你們把我抬回去吧！」

（新觀察——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五日）

「小八路軍」

陸振英

那還是打日本鬼子的時期。我家離開敵人佔領的地方不遠。一天，區長開罷會，在我家吃晚飯。我爬在他肩上騎着要，我要他帶我去當八路軍。他說我還沒長大，胆子小，八路軍不要我。他說我沒長大還沒啥，說我胆子小可把我氣壞了。我一句話

也沒說，從他身上溜下來，沒精打采地躺在炕上，怎也睡不着。老想：「我真胆小嗎？」

天剛矇矓亮，娘就爬起來了。聽見街上鬧哄哄的。她開開大門一看，到處是人，有的藏東西，有的圍牛羊，原來村子被鬼子包圍了。這時她想起一件事情：「昨天晚上區長和一個工作同志沒有走，住在後院二孀子家裡。他們一定不知道鬼子包圍村子啦。」她三步併成兩步往屋裡跑，進了屋子，看見我還睡在炕上，動也不動。她連拉帶搖的喊：「快起來！快起來，村子被鬼子包圍住了！」我從夢中驚醒過來，聽說鬼子來了，就趕快穿好衣服。「小拴！快去後院二孀子家告訴區長，叫他們來咱家躲躲。」我連忙拔腿就跑到二孀家。一見區長他們還在睡着，我把他們拉起來，就往我家裡走。

外面狗汪汪地叫得越來越近，鬼子進村了。挨家挨戶的在搜查。街上沒有一點動靜，只聽見沉重的皮鞋聲。忽然大門開



我大聲說：「我爹！我娘！我舅舅還認不得……」

